

# 佐

伊 (Joy) 是個老頑童，他的本名其實是做喬伊思

(Joyce)，都六十幾歲了，人家還這麼叫他，我想主要是他的個性使然，而他自己倒也蠻能接受這個可愛而樂天的小名。

# 父親

文／張景然  
攝影／鄧博仁

# 印象

## 童年過往觸動「反移情」

在台灣，我早期做的諮商個案是犯罪青少年，後來是大學

生，但在我選擇博士班最後階段的實習機構時，我決定去接觸對我而言很陌生的一群個案——酒癮者，



(攝影／賴環慧)

做「反移情」，指的是諮商員在面對個案時，所產生的正面或負面強烈情緒，弄不清楚究竟是個案讓我想起過去的特殊經驗，或是過去潛在的影響，讓我選擇和他們一起工作，到現在答案依然成謎。（如果弄得清楚，也許就不叫「反移情」了吧！）

從犯罪青少年到大學生的輔導工作，可以說是漸入佳境，大學生的問題雖然多樣，但大致而言，他們改變的動機強、求助意願頗高，再加上口語表達能力和領悟力都不錯，而這些正好都是有效諮商的基本因素，所以工作起來往往能夠得到很大的成就感。

反觀犯罪青少年，則在前述幾個條件上樣樣居於劣勢，所以經常使我們這些諮商員覺得徒勞無功。

比較單純的理屈是因為這些個案通

卻有很深的情緒反應，專指在詞中

在「森林島嶼」中，

多進進出出的酒癮者時，我也有當年在法院工作時同樣的挫折感受，因那些熟悉的個案，一個個在經過階段性輔導結束出院後，沒多久又會經由警車、救護車、或者幸運的由家人護送進來。

清醒的時候，佐伊是位和善的老先生，滿臉白鬍渣，一口清晰的英文是我們這種留學生十分欣羨的（這句話有點多餘，但卻是實情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個性溫和，待人寬厚，即使喝醉酒，「酒品」還是很好，常常是睡一覺，酒精消退就沒事了，醒來還會和中心裡面熟悉的朋友開開玩笑。

佐伊是個無家可歸的老人，年輕的時候結過婚，也有子女，但他們如今散居在美國各地，鮮少聯絡。佐伊生性自由不羈，放蕩慣了，自然不適合家庭生活，青壯年時期還可以憑勞力打工，支應生活

酒，有錢的時候上酒吧喝啤酒作樂，沒錢就買窮困酗酒者的最愛「伏特加」吸取酒精成份；年紀大了以後，則靠社會福利救濟金買酒，晚上睡在公園（下雪天我真難以想像他們是怎麼度過的）。根據科羅

拉多州的法律，帶著酒意當街步行或開車都要遭到取締，所以佐伊就成了我們的常客。

#### 老佐伊的背影似曾相識

在心理治療團體的成員中，有些人是數十年的老酒鬼，有些則是初次接受輔導的新個案，在治療時，常常有團體成員提到他們心中對家庭和家人的愧疚、想念、失望、甚至於怨恨等種種複雜的情緒（這種種情緒動力在年節前後，本應屬於家人團聚的日子裡特別明



顯）；也有人分享酗酒行為如何對他們的身體、生涯、人際關係等各層面產生嚴重影響；更有人早已麻木不仁，或反諷地道出哪個公園常有酒鬼聚集的 party，甚至全國知名的 AA 聚會（Alcoholics Anonymous，酒癮者匿名團體，由酒癮者定期聚會，彼此見證戒酒的經驗和心得）之後，都還有人邀約一起到酒吧同樂。

我和佐伊的個別諮商機會很多，也因此，每次知道他出院後生活上的困頓和無法抗拒酒精誘惑的

無力感，我發現自己變得愈加地同情和痛心，有時望著他出院的孤單背影，一方面暗暗祝福他，一方面卻又有似曾相識的幻覺；酒癮者孤單無力的背影，原來都那麼相似，相似到我有望著父親離去的錯覺，父親如果還在的話，現在也應是六十幾歲的老人了。

若是在十年前，當父親病重甚至過世之後，即使面對著自己，我都不願意、也沒有勇氣承認父親是個酗酒者；而今他離開十年了，在我心中那片陰影已漸漸淡去，現在回頭重新檢視，他的種種症狀——酒精作用下的營養不良、雙手顫抖無法自制、人際關係疏離、自尊遽降、以及最後致命的消化道病變，都使我不得不承認，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酗酒者。

要講出這一段話，其實需要

十年的童年創傷，再加上十年的心理復健，才能夠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告訴別人，「我、的、父、親、也、是、個、酗、酒、者」。

我記得那是在課堂上，我刻意選了一部蘇珊索瑪主演的「四口之家」(No Laughing Matter) 播放，

影片的主題是在描述酗酒家庭的艱辛和傷痛，結束之後，我留意到有幾位同學暗自嚶泣，不知道是被劇情感動，還是和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，而我則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之後，才說出這一句話來。

原生家庭的傷痕至今猶存

大約十歲開始吧，父親開始「必須」每天喝酒，在那段認同父親男性角色行爲的年紀裡，我一度把父親結實的雙臂（這一點我現在還是很仰慕他）和他身上那種特有的、香香的酒精氣味，一起誤認爲成熟男性具有的魅力和味道；稍長以後，伴隨著母親的規勸和爭吵，我才知道父親原來正陷入無法自拔的心理泥沼中。

一切酒癮者家庭所有的現象，我的家庭全都經歷到了，父母永無止境的爭吵、父親工作受挫、母親

在壓力之下習慣性地抱怨、與親族

# 徵

## 畫企金行用出

如果您熟諳

書籍的行銷企劃

工作

或對媒體公關、

策劃活動有高度

興趣

以及在一個具有

公信力、歷史悠久的

心理生活出版

公司工作

請您儘速

將您的學、經歷、

自傳與代表性

行銷活動案

寄至：

(106)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25號

地下一樓

張老師文化公司行銷企劃部

前副理 收

(需退件者請註明)

或e-mail: yu@tpcc.com.tw



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以人為尊，用心經營

逆，都在我這個原生家庭烙印下深刻的傷痕。

父親走了有十年了，母親仍然持續她抱怨的習慣，而我和弟弟，兩個成長過程飽受酒精創傷的人，記憶中比較深刻的一次心靈溝通，是在父親食道癌末期住院期間，我們一起幫他擦拭身體時，弟弟提醒我看父親兩隻手臂內側的抓痕，那是先前兩年，母親知道父親偷偷標走她辛苦積蓄的會錢時，所留下的爪印；當時我們兄弟倆搖頭嘆息的模樣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

在原生家庭（原生家庭是家族治療的重要概念，指的是童年期間所處的家庭，通常是由親生父母所建立）內表達任何情感，所不一樣的，是弟弟不知不覺地開始使用酒精作為抗拒生活壓力的方式，而我則是打從心底痛恨飲酒。

不過，把父親說得一無是處並不公平，在沒有真正染上酒癮以前，他是個溫和、寬大、上進的人，民國四十年代就隻身北上，半工半讀地完成他職校的學業；家族中的堂弟妹北上謀生初始，都會以

父親的遺所為據點，先安頓一段時間再說。爾後他從事的工作，和他個人執著、敬業的態度，都大大影響我對知識的尊重和興趣；以上這些都是在上課中，老師談到「家族圖」(Bergin)時，我分析父親和我的共通點所整理出來的，我的博士論文後來也以「反移情」現象和「原生家庭」經驗為主要題材，似乎父親對我的影響依然不減，只是我試圖讓他對我的影響力逐漸往正面調整。

懷念父親，祝福老佐伊，也祝福弟弟，和他的妻子、孩子們。